# 元旦軍警慰勞金 自衛會分配決定

## 派員督查各鄉鎮代徵捐穀

## 通過民衆自衛隊點驗辦法

鄞縣自衛救濟委員會，於昨日上午十時舉行第四次常務會議，出席周大烈、王文翰、沈友梅、陳佑華、俞佐宸、陳如馨等，主席陳佑華，討論通過事項：

一、修正通過三十八年元旦慰勞金分配表。

二、稻穀代征公費，推陳主任委員佑華顧各鄉鎮交通情形核定之。

三、修正通過民衆自衛第一、二兩中隊及各區自衛隊點驗實施辦法，並推自衛組派員點驗。

四、稻穀支用孔亟，各鄉鎮代征之自衛及救濟特捐稻穀迄未報會，由會派朱永川、顧達然督查鄞東區，錢毅督查鄞南區。

五、組設榮軍招待所，招待來往榮軍，以示優待，所需經費，由會支用。

鄞縣自衛救濟委員會，昨第四次常務會議，通過三十八年元旦慰勞金分配如下：第二區保安司令部二千元，縣自衛總隊二千六百五十元，猪肉五十六斤。浙東師管區司令部猪肉二十五斤。鄞縣團管區司令部猪肉五十斤。鄞縣警察局一千五百五十五元，猪肉一百六十九斤。浙保一團留守處猪肉二十五斤。警備團迫擊炮連猪肉三十斤。鄞西區自衛隊金圓一千零十元。鄞南區自衛隊金圓三百二十五元。第九七傷兵醫院猪肉五十斤。另撥補十八支各配發每支金圓一百元。（佐）

# 慈西匪襲江中鄉 當經自衛隊擊退

## 鄉公所職員鄉丁二人被綁架

慈谿西區江中鄉，於二十九日上午十時許，突竄來股匪四十餘人，手持長短槍支，一部着灰色制服，一部爲便衣，當將該鄉公所四周包圍，一部闖入所內，文件當被焚燬，並綁架雇員李忠關，鄉丁朱阿珍二人而去，駐防對江鄉之隔江匪聞訊，即開槍射擊，匪亦隔江還擊，是日適爲該渡市集，聞槍聲後，一時秩序大亂，有四五婦女，因避讓不及，致被踏傷，當由駐軍分隊長葛鵬鈞督勇率部渡江追擊，匪知不支，乃竄向山區，是役匪傷一名，行人徐慶堯右腿亦爲流彈擊傷。（正民社）

# 定海槍決七匪

## 自衛副總隊長巡視六橫防務

前月本埠方面地部隊緝獲陳阿多、朱榮七等匪，經解嚴勒訊，供認爲匪，並屢次搶劫勒索等情不諱，當由前舟山綏靖指揮部，報請上峯核示後，茲奉衢州綏靖公署亥梗來電，轉奉國防部部長何亥、馬、柱、彈電，准予執行死刑，飭即遵照辦理，定縣府奉電後，即於二十九日下午二時，向監獄提各該匪犯，驗明正身，綁赴西門外白虎山刑場槍決，匪陳阿多，廿四歲，定海漁番人，業擔船，朱阿榮，卅一歲，定海長塗人，業捕魚，陳松庭，廿三歲，定海舵工，務農，張子虎，廿三歲，鎮海人，業商，海時頭山人，撐船，陳寶才，三十七歲，鎮海時頭山人，魚販，張惠決，廿七歲，鎮海時頭山人，擄船，張芷根，三十四歲，定海千人，駕帆。（浩）

# 師區明年度成立 人事評判委員會

浙東師管區，爲確實考核所屬各級官佐服務成績起見，經由師區高級官長組織人事評判委員會，定卅八年度一月成立，主任委員一職，已決定由現任師區副司令李智担任，嗣後各級人事之任免獎懲，將由該委員評判決定。

國防部昨電令浙東師區轉飭各縣（市），在緊急征兵期間，縣（市）軍事科長之去留，以後縣（市）長進退，俾免影響征兵，並應上緊督征壯丁，如有貽誤，依法論處。（新潮社）

定海自衛總隊副總隊長鄔賢爲確保六橫區治安計，特親至六橫召開全區治安會議，計到各鄉鄉長，參議員，鄉民代表主席等二十餘人，對今後該區治安種種，均有澈底指示，會後又點驗區民衆自衛大隊暨常備中隊，並日並由該區鄉區長遠夫陪同視察各處堡與防務。

# 鄞警局取締 棉紗場外交易

## 痛恨投機車夫打紗販

鄞警局第一分局局長鄞伯熙，於昨日下午四時，奉總局長張孟豪電諭，以本埠方井頭鄞縣消費合作社附近，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，時有不法商人，隨集該處做賭博性之期紗買賣，該類貿易，不但刺激物價上漲，而且妨害該處交通，着即予以取締。即分局長奉諭後，即派巡官陳木鎮，率警六人，前往該處執行，陳等到場，在場買賣期紗商人，即一哄而散，僅捕獲日新街十一號徐安全百貨店學徒周堯庭一人，經帶局訊問後，交保釋放。（安）

本埠濠河街二六六號商民林錫章，於昨日上午十一時，至靈橋門泰昌白膳店買得棉紗二包，每包紗價爲四百三十五元，當時該處附近三輪車夫及黃包車夫甚多，以林某高價搶購，有刺激物價高漲行爲，均紛紛向前與林論理，一言不合，致引起毆鬥，當被該處崗警發現，將林錫章及車夫李如發等帶局訊問，結果因雙方均無重大損傷，予以勸導後交保釋出。（安）

# 旺月已到 屠宰稅被重視

## 財科稅處督征熱 城區承包告流產

屠宰稅近日已屆旺收，僅十一月份已征起十一萬四千元，十二月份可達二十萬元以上，旺收主因：一、臘月將屆，牲畜屠宰頭數日有起色。二、本縣屠宰稅征收率未超過規定，但高過本省其他各縣。最近縣府對屠宰稅極爲重視，財政科，稅捐處均派員駐屠宰場督征，農歷年關期內，長春鎮，西北郊等地民間自宰牲畜之屠宰稅，原已由稅捐處承包給民生農場場長沐德勝，包額宰豬二百頭，據悉已繳進稅款千餘元，但因縣府規定城區牲畜均須在屠宰場集中宰殺後，已告流產。（平）

# 鄞警局特務隊長 改派張銘佩兼任

鄞縣警察局定自三十八年元旦起，將車巡隊及守衞隊合併改編爲特務隊，該隊隊長業經警局改派張銘佩兼任，該隊原有隊長吳炳榮爲第一隊隊長，劉紹標爲第二隊隊長。（佐）

# 本埠行莊增資 今可依限完成

本縣銀錢業商業行莊增資，距限期僅餘今日一天，據悉：各行莊大致均可依限增資完成，於今日辦理驗資。

本埠央行，因目前幣值低落，政府所定之資額十萬元，現僅值黃金二十兩。又各行莊因增資需求現鈔，昨紛將所執實物售出，吸收現款，致昨日銀根奇緊，而物價因此亦普遍下跌。（雨）

# 茶坊老闆聚賭抽頭 六無力繳千元現金保押收

鄞警第五分局，以轄境內各茶坊，近來聚賭之風甚盛，昨日特派遣員警，分頭捕捉，結果在鮑順記、民舟、發稀三家茶坊內，當場捉獲賭徒王萬春、顧鴻飛、仇天紅、陳金根、王榮昌、阮阿懷、吳義北、賀本章、劉炳生、李棠來、張阿惠、洪阿全、王金法、王阿泉、程阿根、殷阿寶、陸鍁德、何友法、王和昌等二十人，并將茶坊老板王阿芳、鮑阿康、黃惠棠三人一併帶局，連賭具賭資解送總局轉解地檢處，經庶天予檢察官開庭偵訊，以三茶坊老板王阿芳、鮑阿康等，情節較重，令各交現金保六千元，其餘賭徒王萬春等廿人令各交現金保四百元，後以彼輩繳不出巨額現金，一律收押。（風）

# 力餘劇團 新年公演 夜店

轟動文壇之高爾基名著「夜店」，經柯靈師陀譯編爲劇本後，電影話劇，爭相上演。而電影賣座之盛，更破國產片之紀錄。中國力餘學社寧波分社力餘劇團，感劇本結構之精湛，亦予排練，迄今半載，已臻純熟，各界盼望其演出本股。現該團已定明年一月一日起至四日止，假座大光明戲院公演夜場四場。演員除基本團員季子、陸群、琪瑜、徐大椿、尤囡、夢分、落霞、古沈靜、于正、羅鼓、鼓舞、曉雷、章橋等外，並敦聘滬上名劇人賢癡小姐擔任領銜。票價每一角，售票處設中山西路綠寶照相館及寧波日報經理部，俾觀衆可預先購票。（寧報社）

# 幾個教育上的問題

（上接第二版）

第四，我想借用一句俗語：

「欲知如何寺？但看怎樣僧」

這句俗語，正好應用到我們的教育上來。怎樣的先生？……用上面一節中所引格拉澤博士對於中國教育的批評，據我所知，中國學生並不是不能提出問題或討論要點，而往往是教師不准他們這樣做！——「你敢？」「你故意搗我蛋嗎？」教師對於好問的學生往往這樣光火！

其實，中國的古代教育對於質疑問難是頗著重的。在「禮記」中就這樣說過：「善待問者如撞鐘，叩之以小者，則小鳴，叩之以大者，則大鳴」但現在自新教育提倡起來以後，在教室裏反而聽不到「討論」的聲音了！這責任無疑應該是教師負的。想我不該說一句，欲求教育之改善，做教師的，自己首先應該再教育！

但是，把責任完完推到教師身上，也是不對的。良心講一句，在近幾十年來，中國的教師「茹苦含辛」，堅守崗位，對於整個的國家民族是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的！我上面作育如此的「自我批判」，無非是「嚴於律己」以求更大的貢獻罷了。正因爲我們對於國家有過貢獻，所以對於我們現在「吃不飽餓不死」的生活，要提出訴！最後，我就要提出：

「教育與其他職業一樣，也是糊口的職業」

一般人以爲教師是清高的，應該吃苦。其實在「職業平等」的前提下，各種職業都一樣，無所謂清高不清高。英國教育會的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內有幾句非常不易見到的文句，它扼要地指出[illegible]業，須與待遇相稱。外間有一錯誤觀念，以爲教育乃[illegible]業，不可太物質化。該報告結論說：「我們不能十分依賴傳道精神以招致教師。教育與其他職業一樣，也是糊口職業。而現在大多數的教師的待遇菲薄，太不公道！」這確是一點也不錯的。因爲要促進教育事業之發展與學校之鞏固，實非提高教師之待遇不爲功！

以上我拉雜地提了五個問題。我都沒有正面的予以解答。因爲解答這些問題的責任，大都不是我的。讀者也許以爲我的問題太拉雜了，那末我可以綜合攏來說：

整個的世界，是存在於學童的吸呼之中，我們應該重視他們，使他們有良好的教養。我們不但要重視學童，而且更須珍視青年，因爲青年是國家最寶貴的資產；可惜目前我們對於青年的教育的缺點是太多了，最重要的一點是「中學的課程太偏在智育方面」，而沒有好好的教他們做事做人。——「欲知如何寺，但看怎樣僧」，教師自然得負一部份的責任。但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教師，因爲教師本身的待遇也太清苦了，在戰亂不已中他們能守住崗位已很對得起國家了，何況普通的教師，僅是「寺」裏的「僧」而不是「當家」與「住持」，是沒有權力參與行政決定政策的！

我這樣寫完全是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與參考名家的意見而成；當不致有「無的放矢」之譏吧！

新的一年又開始了。在這歲序更新之際，平日縈繞在我心中的問題得以一吐爲快，我自然是感到高興的。我希望，在這新的一年中，整個的大局將有所轉機，我的這幾個問題得能合理的解決。我們再不要人殺人了，爲了「下一代」着想，我們該好好的致力於百年大計！

這，也算是一個新的展望罷。

# 省府轉頒 公葬條例

政院訂頒「國葬條例」「公葬條例」，到浙，省府已分令遵照。「國葬條例」要點：一、國民有特殊勳勞或偉大貢獻，足以增進國家地位，民族光榮或人類福利者，身故後得依本法規定舉行國葬。二、費用由國庫支給。三、首都設國葬墓園，如願擇地另葬者，應經政院核准。

「公葬條例」要點：一、得舉行公葬者：（一）在學術興學，足作楷宏，品德俱足矜式者。（二）創造發明，對人羣有偉大貢獻者。（三）致力建設事業，澤溥民生者。（四）捍災禦患，地方賴以保安全者。（五）忠勤廉潔，政績卓著，遺愛在民者。二、費用由省市庫支給。三、省市政府所在地，設置公葬墓園，如願擇地另葬，須經內政部核定。

# 元旦慶祝大會 改在天然舞台舉行

因霪雨連綿，三十八年元旦慶祝大會，將無法在公共體育場舉行，惟場地狹小，開會地址已改在天然舞台，各機關團體各派代表五人，各中等學校各派代表五十人，各中心小學各派代表三十人出席，大會將於上午九時開始，檢閱停止舉行。（平）

# 春風、甬潮 元旦均出特大號

春風半月刊三卷六期（元旦號）明日出版，本期篇幅增加，售價仍爲一元。要目有：蔡萍「祝留今年」，賀觀清「不穩的李承晚政權」，笠麟「人、生活、文學」，翁亭「新年詩話」，林世堂「你自己嗎」，味尼「過客試解」，谷斯範「愛那些善的」，葉正「風雨聲中」，命爾康「卑鄙無恥的人們哪！」，安康「春之樂」，誠洛克「歐洲中的鄉保長」，李樺木刻「迎春」等。該刊通信處爲寧波和義路三十三號。

甬潮旬刊四十四期（元旦特大號）明日出版，本期篇幅增加一倍，內容更爲充實，要目有「江北岸大火側寫」「和豐丁潮潛因」「慘與看物價」「大新聞」，「官僚公廟下的營業稅征收內幕」「卅七年中的甯波十大新聞」，「一年來的甯波體育」，「一年來的甯波電影」等，售價仍爲三元，由各報攤經售。

# 玉樞慈善會冬賑 施米施衣施年糕

本埠東馬巷玉樞慈善會，鑒於歲冬已屆，一般貧民，飢寒交迫，爲加强救濟，特製棉衣四百件，並將原有施米名額四百名，增六百名，近日各戶前往登記領者甚爲擁擠，並聞一月二日除施米外，每人加施年糕四條云。

中致道義會，前發竹籌二萬根，每根作洋五分，計基金米五石，其時米價每石二百元，與發出竹籌之數正相符合，目下米價亦需四百元，竹籌價亦須提高每根作洋一角，與米價相比，亦甚適當，嗣後米價如有漲落，籌價由各界自定，客市上角券充斥，竹籌失效時，由該會將基金米售出，收回竹籌。

# 社會服務

## 「酒捐捐客」的辯白

編輯先生：看到貴報十二月十七日，社會服務欄內「奉化忠義鄉酒捐，竟有人包辦」之呼聲一則，公開質詢，覺得有公開答覆之必要，因爲這是全忠義區民衆所共同注意的一件事，即或不然，亦是關於酒稅普遍性的事實，可以作爲公爲私者之鑑：

一、國稅向來是重稅不重貨的，最近規定土黃酒稅，每缸約六百元弱，實課則弊民，據徵則失本，本年忠義酒捐，除忠義中學因本取之於公，用之於公之原則，有正式公函給本人，希望能不速奈何！以擬征盈餘，以彌補學校經費之動機外，忠義酒捐，自勝利之後，即無個人承包。現在莼湖，現有局方專實人員江君留駐，其秋釀實徵逃稅，自難掩其耳目，張主任一本國稅決令，豈至遑洽承包辦？

二、三十五年之忠義酒捐，可說點滴歸公，嵩就由學校財務前事黃君，一手經營，其時，本人適在上海經商，迨去年十二月返鄉，倘是可能爲學校掮客的話，自當以爲光榮，惜時間實在此。

三、本人於今年九月，任事於縣田糧處兼縣保衛總隊，乃以往返縣城之便，且爲忠義中學校董之一，義不容辭，攜公函赴局與張主任接洽，相商是否可能擬役，一者以副酒額，二者以輕民負，三則忠義中學以勞略獲盈餘，而代募捐興學。奈格於決令，早作罷論，今各酒戶，不體國艱，有意趁此時機，刁頑國稅，却加一個「酒捐掮客」名儀，要本人來代揭其隱，何其不智乃爾。

四、忠義土黃酒，無論秋釀、冬釀、其至春釀，大部份均出在西路一帶，酒本來是以冬釀爲最佳，但亦有聰明釀戶，因欲逃酒稅，故做秋釀春釀，聞莼湖某家，已被查得秋釀十餘缸，則究竟有無，自有事實。至某地幾缸，可有某人負責一點，此局方自有適當之道德，何必要本人來管此閑賬，說有藝術上之假借，則以風聞責人，恐亦不免失眞也耳。總之：今年忠義酒捐，與本人毫無關係，無論貴欄戶賴也好，解也好，均由尊便，如此，請問尚欲實難「酒捐○客」也否？所謂忠義酒捐○客與君敬啓

## 收權員的秤 像變戲法？

一糧戶有懷疑請答覆 忽兒多一忽兒少

鄙人於本月二十一日至鄞東英枝堰西瓜崩倉庫繳糧，同時有嗚公山農民忻君亦去繳糧，抵崗後，即請該庫收糧員過秤，不料該庫藉口穀毛與潮，須要打扇，忻君因穀甚爲滑燥，不允打扇，即當時過秤，每一百斤多秤三斤作抵，不料該庫拿秤用決，本有一百二十二斤之穀，至彼處只有一百一十四斤，忻君及衆農忿忿不平，堅欲重秤，該庫人員，則不肯重秤，當時由我母親拿秤自己一秤，確計一百二十二斤，此時，彼不能再辯，復用該庫之秤一秤，計一百二十斤，秤後忻君用目相質，彼則以託詞眼花，再云：鄙人亦有三分錯，何況我等，再者，鄙人應繳糧穀計一千九百二十二斤，向彼處之秤較普通爲好，故截去晚穀二千斤，連前多秤一百七十斤，倘欠七十斤，不料秤後，爲四十八斤，試問該穀何處去？請該倉庫公開答覆，以釋羣疑。讀者戴行機謹上

## 大衛頭渡船 搭客應限量

本埠大衛頭渡船，在抗戰前，搭客係六人一渡，近年來減至三人一渡，而最近幾月中，搭客漫無限制，時屆隆冬，風浪浩大，船小載重，萬一失事，殆將何及，該渡船夫，祇知牟利，不顧搭客生命，特促請當局注意，每渡搭客仍恢復三人一渡，或最多至六人一渡，則船身輕便，水上往返，無危險矣。王榮勳啓

## 光明要求

崔衙街第三〇四〇九號路燈，失明已久，爲深夜安全計，請管理處迅即修復爲荷。協學紗布號啓

靈橋路二百號門口，路燈號碼二一〇四號。又二百四十號門口，路燈號碼二一一八號，二百四十號霸發記土產行門口，路燈號碼已無，三盞失明已久，請速修復以利行人。居民韓仁標謹上

# 小言

## 送年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已祇餘最後一天了！就時間上說，這一年好像過去很容易，就大局看，這一年的時間可就過的好不容易！一年來，多少地方又被戰火所籠罩？多少人民又因戰事而流離？經濟不安，變革頻仍，物價劇跳，民生倒懸。我們能夠平平安安的來送這個年，實在也可說是幸運的。

一年又送走了！國事如此，來日大難，新的年或許還更要艱苦，大家還得準備以更堅忍的意志，來克服當前一切困難。

# 財廳已撥 收購棉種款

本省明年度推廣德字美棉七十萬畝，所需收購棉種不敷經費計一百二十萬元，業經財政廳撥發，交由農改所具領，正籌手收購中。

# 榮軍招待站 昨日成立

聯勤總部甯波榮軍過境招待站，前經九七醫院召集會議籌備議決通過，並經自衛救濟委員會常務會議，決設江北岸，站址已於昨日成立，站長由鄞警局督察處督察長張銘佩兼任。（佐）

榮軍王大和等四人，前日由商會發給川資，並商請赴滬船隻免費搭乘赴滬，惟因旅客擁擠未成行。昨據該榮軍來本社稱，前日報載彼等因賣毛巾被警傳局一事，事實並非如此。彼等因受傷，生活困難，乃不得不藉賣毛巾謀生。後由警局詢明經過，對彼等極爲同情，故商請商會給資，俾便赴滬云云。

# 流亡學生 半價乘車

浙贛路奉部令運送流亡學生，凡持有當地政府或救濟機關證明者，按五折購票乘車，現以戰區擴大，應一律取消限制，全國各鐵路一律照案辦理。（西湖社）

省社會處爲奉令辦理青島難民移殖江西，特組織疏導安置委員會，由杭市有關機關及社會熱心人士擔任委員。該會爲設計指導機構，下設疏導難民業務總站，於三十日正式成立，由李雄成長站主任，任市長，金潤泉，爲副主任，總幹事及總務組長由社會處担任，管理組長由第四戡建大隊擔任，登遣組長由省區救濟院擔任，交通組長由京滬路杭州站擔任，衛生組長由市衛生局擔任，警衛組長由浙保司令部擔任。

# 航訊

大華、穿山兩輪，於昨日下午四時由滬開甬，今晨可抵本埠，下午二時開滬。又江靜輪，大致今日可抵甬，當夜開滬。（雨）

# 稅捐處重行釐訂 筵席捐徵收標準

鄞縣稅捐處，以筵席捐自幣制改革後，迄未調整，茲卅八年度行將開始，特重行釐訂征收標準，頃請參議會審議，其標準如下：

一、總值在金圓五十元以上未滿一百元者征收百分之十五。

二、總值在金圓一百元以上者征收百分之二十。

三、不論菜單桌零碗，如總值未滿五十元者，一律免征。（佐）

# 紅市

## 物價轉猛烈回瀉

面臨陽關銀根突緊

因歷年關結賬期已至，市面銀根突轉緊俏，尤以年終行莊增資問題，益使整個銀錢業瓦於窘蹙頭寸，有進無出，各界爲濟結[illegible]，致暗息勁昂，由晨開卅元，做至四十餘價，午後極難拆進，有昂喊越五十元外者，現鈔日拆尤昂較堅，物價遂益跟蹤滬訊，普轉下瀉，茲將昨市況各節，誌如下：

## 紗市續瀉

廿支紗前市狂起條落之後，揚心甚軟，晨開因滬訊疲，又回低爲九六〇元，人心漸虛，賣氣步濃，而受主觀望，市趨下坡，開盤五〇〇元，最低四六八元，收盤四八二元，扯價四七九元，場外客胃呆散銷淡，由初開四九〇元，逐步下瀉爲四五〇元，傍午四三〇元，午滬報訊龍頭傳續低爲九〇〇元，而市面銀根奇緊，揚內一片斬賣之聲，廠紗亦有開拋，散戶收吸乏力，市愈猛瀉，開盤四二〇元，最高四二八元，最低三九五元，收盤四一八元，扯盤四一〇元，場外初開即被落爲四一八元至四〇二元，旋逐步挫跌至四〇六元，以後滬低斬尤甚，逐宜散吸者沓，乃立即回好爲四三五元，繼又步高至四四八元，然即回落爲四三〇元，晚市四二五元，最後四二五至四二九之間，扯數四二七元，較上日最後跌落六八元。

## 糧食市 猛烈回跌

米市雨阻到貨，貨價以銷路已過，昨晚市漲勢之後，晨開遂猛烈回跌，既軟，晨開即跌四八〇，高細干初開即跌四八〇，繼步挫爲四四五〇元，中盤四三〇至四四〇之間，扯價四三五元，高白尖初開四三〇，臨收平爲四二〇元，門售細干貨較提高，價較穩跌爲四六〇，特高四七〇元，普通沙地四八〇元，以上，野穀初開一八五，繼回落爲一八〇元，而午收低爲一七五元，午後一七〇元，猶懈，糯糙釀戶吸胃尚有，價初跌爲四八〇，繼續跌爲四五〇，四六〇之間，午後懈乏，做開小麥成交七八萬斤，銷熱到稀，客脫尚鬆，價亦跟跌，晨開……

## 生油勁瀉 桕油獨再趨漲

生油到活銷淡，執主脫瀉，因國外物普跌，市轉勁瀉，晨開大莊油由二六〇元，步瀉至二四五〇元，開盤二三〇元，小莊油獨盤二六〇元，批盤跌爲二十六元，菜油市場內未開，議價跟低，午後申瀉，潛勢再軟，桐油到銷轉平，惟同業受懈，大變未開，議價亦低，油當令，到稀銷熱，獨再上漲成許。

## 糖市

……芝蔴……糖市過高跌，受晨懈，開提青一二〇〇，午後轉平爲千元仍一懈，三二〇，砂及華字白等晨開一三〇，午後轉盤一二五〇，一一〇〇元。芝蔴仍稀做開，而潛勢殊軟，合元蔴姚白蔴約八〇〇，新貨低二三十元。

## 花布

銷路淡花，市到稀，聯購一元，收價左右較，而本廠廿一元，午後猶軟，揚內低棉布亦先普跌，後較跌，午後低爲九五〇元，甬布亦續跌。（附註：廿九日行市，榮豐粗斜粗布一二〇〇元，應更正爲一六二〇〇〇元）。

## 寧波行情

十二月三十日　▲漲　×跌　單位：金圓元

金銀外幣、糧食、花紗、綢布呢絨、棉織百貨、皂火捲烟、車胎、酒市、紙張、西藥、顏料、植物油、糖北南貨等各欄行情，數字模糊[illegible]

## 上海商情

（本報上海三十日電）本日商情：

金銀外幣：美匯基準價廿元，結匯證價一千一〇五元，收一〇七，央行掛牌赤金一千元，紋銀十五元。

糧油類：[illegible]

# 波光

第六〇七期

## 從「古怪歌」說起

——歲暮誌感

翁宇

在某一次的「同樂會」上，學生們合唱了一隻「古怪歌」，旋律古怪，聲調也古怪，使得我的四歲的孩子也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於每天晨光熹微時，即在床上唱起來：

「去年古怪少呀
今年古怪多
古怪多，古怪多
……」

我聽得好笑起來，有時，禁不住問他：

「明年呢？」

「明年古怪多呀！」他依舊調子，算是回答。

「那還了得！」我也不覺驚奇地笑了。

孩子原是隨便喊喊的，他根本不知道「古怪」為何物。但今年的「古怪」現象確也太多了。譬如說：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」的金圓券竟會在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內失了效；又譬如「眾望所歸」的杜威竟竟會落了選……這些「大事」姑且不談，就以天氣來說，今年也古怪得多。

那麼，我們且談天氣罷。

據說，像現在這樣江南小陽春般的氣候，是近百年來所未有的；又據說，在北方也從未有「大雪紛飛」的景象。這些都是「古怪」。更古怪的是，在今年的「冬至」，竟聽到了殷殷的雷聲。

記得在古詩「上邪」篇中有云：「上邪，我欲與君相知，長命無絕衰；山無陵，江水為竭，冬雷震震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與君絕！」這原是古代女子對男子保證「愛情不變」的誓詞，意思是說，「我永遠是愛你的，除非山沒有了陵，江水枯了，冬天雷鳴了……」

但現在，竟是「冬雷震震」了！

這也無怪乎京戲中有「六月雪」，元曲中有「竇娥冤」了。據說，「天聽自我民聽，天視自我民視」，竇娥受了不白之冤，天也感應而在炎熱的夏天中飛起雪花。——可不知道這種「古怪」是否也會步「冬雷」之後而在明年的中國上空與我們相見！

## 寓言四則

徒人

### 雪地上的鳥

有一隻鳥，在雪地上散步，它一腳一腳地把腳印印在雪地上，一面不絕口地自己稱讚道「好文章！好文章！」但它的尾巴又當作一個愉快的調子，把好文章都掃得不留痕跡了。總之，它是一面寫，一面自己拍案叫絕，一面又馬上掃得乾乾淨淨，以致好讀者們無法去欣仰的時候，就一個字也不留給他們了。

有人說，這也許它是在寫那美文章。也有人說，那也未始不是一種嘲世呢，因為空白是最好的文藝。

### 大力士與小老鼠

有一個大力士，用了全身的大力氣打死了一個小老鼠；忽然，他又大大地嘆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唉呀，原來只是一隻小老鼠！」

### 主婦和她的猪

有一個婦人飼養着一隻猪，她是一個很精明的主婦，所以她給的飼料是非常少的，而那猪就總吃不飽。但猪因為吃不飽，就越來越瘦；而主婦因為猪越來越瘦，給的飼料也就越來越少，因為她不願在這上面太蝕本。

結果就造成這樣的循環了：

「你飼料減少，我就越瘦！」猪怒形於色，猛猛地怨嘆道。

「你越瘦，我飼料就越減少！」主婦也以強硬的，決不能通融似的回答。

我說，這種現象，就使我們也是常常會有的。[illegible]

### 牆的倒掉

有一道日趨傾斜的孤伶伶的牆，就是一陣風也會吹倒了的危險。[illegible]

「我們可是也要推倒你的，[illegible]」

[illegible]

## 年束

唐旦

「×××誓，忠誠地為人民服務，拯救彼黎於水火。自由，平等，安定，幸福……」末一句是「達到富強康樂之域」。接着，幫兇幫閒們轟然喝采。

至於老百姓吃的，不是「口」的通帳，是「肉」的鞭撻——血被吸盡了，骨被搗碎了，還是繼續不斷的壓榨下去，一直到全部神經被毀滅為止！

卅七年去了！多災難，受蹂躪，遭屠殺的名為主人實為奴隸的中國人民，一年一年的依然嚐着年命的苦果！

打入人民於苦海，致主人於死地，誰殺害了我們？

劊子手及其大大小小的幫兇幫閒們，驕嘩地在獰笑着；喝過一桶桶人民的血！啃過一堆堆主人的骨！這就是永垂青史的「勳業」！

二十五年的冬天，百靈廟成了時代的聖地；一個同學從街頭買了一疊賀年片回家來，[illegible]送給我，並說：「送給你最敬仰的人，連同我的敬意！」這是一個難題。我與他的相識，還只是到這個學校以後的事；又沒有共同親戚。

「你猜吧！」我說，「是一個將軍！」

「將軍？」他跳了起來，「可不是傅作義？」

因為他的猜測吻合，加上我的狂笑；他也一起笑了。

[illegible]

揣測：郵務人員發見的信件是否[illegible]？或者它的主人[illegible]？[illegible]

「小唐！綏遠[illegible]

## 祝福

庭蕙

[illegible]

## 除夕看「勳業」

遂仁行

卅七年只剩了今天的一條尾巴了！今夕似乎也是一個「節」——因為，明天起換上一個新的年頭了。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的情緒，大概一般人都有的。

節固然是節，但似乎並不「佳」。不惟「不佳」而已，甚至是「痛」節，或者「哀」節。——這也難怪的，事實是千真萬確的答案。

從「哀痛」的心理發展下去，接着就是「思」的對象，並非狹小的「親」，而且非家庭的廣大的人民，是多災多難受人屠殺的人民！

這「災難」，「蹂躪」，「屠殺」，就是某大人某集團「勳業」的多幕多景。而且是非常現實的——每個人都看得見，聽得到，並且吃得太多太多的。

看見些什麼？看見不少人在朔風雪花中發抖，無衣無食，饑寒交攻，於是倒入深溝中，死了！農夫耕無穀，工人織無布。然而，不稍用勞力的人，卻：吃的是羊羔美酒，穿的是呢絨狐皮。可憐的是人民：一大群在炮火硝煙裏的人，被擦中了，立刻燒成焦炭和灰塵，散了，沒有蹤影，像一股煙！阿彌陀佛，幾倖逃出來的，住呢？吃呢？還是要凍死餓斃！

一陣陣吹過來的是什麼聲音？是，飢寒的哀號聲，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## 女裝成語

小家

為巢式髮……雜亂無章
長墜耳環……吊兒郎鐺
半袖旗袍……捉襟見肘
尼隆絲襪……多此一舉
挖空皮鞋……空前絕後
緊硬高領……不堪回首

**郵件**

作者均：[illegible]已發表的稿子[illegible]通訊處[illegible]，以便按址照寄。編者

# 一年來本埠重要物價比較表

表一：單位法幣萬元（自一月五日至八月十九日）

| 品名 | 一月廿日行市 | 二月末週行市 | 三月末週行市 | 四月末週行市 | 五月末週行市 | 六月末週行市 | 七月末週行市 | 八月十九日市價 | 一月五日紅盤市價 | 漲跌 | 數字倍計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赤金（兩） | 四七八萬 | 五九六萬 | 一、〇二〇萬 | 一、二九六萬 | 一、八九六萬 | 一、八九六萬 | 一、八九六萬 | 一、八九六萬 | 三五六萬 | ▲一、五四〇萬 | 四倍三強 |
| 美鈔（元） | 一一萬九五 | 一四萬九 | 二五萬五 | 三二萬四 | 四七萬四 | 四七萬四 | 四七萬四 | 四七萬四 | 八萬九 | ▲三八萬五 | 四倍三強 |
| 廿支紗（包） | 八一萬六 | 一五三萬五 | 二四八萬 | 三一六萬一 | 四九四萬 | 一、八〇〇萬 | 三、六二五萬 | 五、六七〇萬 | 八五萬 | ▲五、五八五萬 | 六六倍弱 |
| 姚花（斤） | [illegible] | 八萬〇五 | 一三萬四 | 一六萬九 | 二五萬六 | 一〇〇萬 | 一九二萬五 | 三一七萬 | 三萬二 | ▲三一三萬八 | 九五倍弱 |
| 一九〇士林（疋） | 三四〇萬 | 五四〇萬 | 八四〇萬 | 九二〇萬 | 一、三六〇萬 | 四、二〇〇萬 | 一一、五〇〇萬 | 一六、二〇〇萬 | [illegible] | ▲一五、九〇四萬五 | 五四倍弱 |
| 中裝大匹布 | 一三八萬 | 二二五萬 | 四二〇萬 | 四八〇萬 | 七〇五萬 | 二、四五〇萬 | 五、五〇〇萬 | 八、四〇〇萬 | [illegible] | [illegible] | 六五倍五 |
| 大誠被面（條） | 四七萬 | 七五萬 | 一二八萬 | 一五七萬 | 二一五萬 | 五八〇萬 | 一、六八〇萬 | 二、三五〇萬 | 四〇萬五 | ▲二、三〇五萬 | 五七倍 |
| 中和細干（石） | 一三六萬 | 三二五萬 | 三〇八萬 | 四〇〇萬 | 五七〇萬 | 一、五七〇萬 | 三、五五〇萬 | 六、〇〇〇萬 | 一〇五萬 | ▲五、八九五萬 | 五六倍強 |
| 牧流粉門售（包） | 七三萬 | 一四六萬 | 一五一萬 | 一五八萬 | 二三五萬 | 六〇〇萬 | 一、三八〇萬 | 二、七五〇萬 | 五五萬 | ▲二、六九五萬 | 四九倍強 |
| 三二支男襪（打） | 三一萬六 | 五〇萬 | 八三萬 | 八七萬 | 一二八萬 | 四一〇萬 | 八三〇萬 | 一、三七〇萬 | 二六萬九 | ▲一、三四三萬 | 五〇倍弱 |
| 雙錢男套鞋 | 一三一萬 | 一九〇萬 | 二八〇萬 | 二九五萬 | 四二五萬 | 一、七六〇萬 | 三、二〇〇萬 | 四、八〇〇萬 | 一一二萬 | ▲四、七八九萬 | 四三倍弱 |
| 三環牙膏 | 一七萬 | 三〇萬 | 四一萬五 | 四六萬 | 六七萬五 | 二〇〇萬 | 五〇〇萬 | 七四五萬 | 一三萬五 | ▲七三一萬五 | 五四倍強 |
| 雙羊毛線（磅） | 五八萬 | 九六萬 | 一三四萬 | 一四四萬 | 二七〇萬 | 九八〇萬 | 一、九〇〇萬 | 三、三〇〇萬 | 五〇萬 | ▲三、二五〇萬 | 六五倍 |
| 祥茂皂（箱） | 一二八萬 | 二九八萬 | 四一二萬 | 四一八萬 | 五五〇萬 | 二、三〇〇萬 | 五、二〇〇萬 | 六、五〇〇萬 | 一〇四萬 | ▲六、四九六萬 | 六二倍強 |
| 寶車火柴（箱） | 九二萬 | 一九五萬 | 二五〇萬 | 二五〇萬 | 三三三萬 | 一、四〇〇萬 | 三、〇〇〇萬 | 三、四〇〇萬 | 八八萬 | ▲三、三一二萬 | 三八倍弱 |
| 生油（担） | 三六〇萬 | 六九〇萬 | 九〇〇萬 | 一、〇三〇萬 | 一、八〇〇萬 | 五、三〇〇萬 | 九、九五〇萬 | 一九、四〇〇萬 | 三一二萬 | ▲一九、〇八八萬 | 六一倍強 |
| 糖提淨（担） | 一六六萬 | 二九五萬 | 三一五萬 | 四〇〇萬 | 六四五萬 | 一、九六〇萬 | 四、三〇〇萬 | 七、〇〇〇萬 | 一五八萬 | ▲六、八四二萬 | 四三倍強 |
| 又二四號粗砂 | 一九四萬 | 四一〇萬 | 五九五萬 | 六三五萬 | 一、〇二五萬 | 二、八五〇萬 | 五、九〇〇萬 | 九、七〇〇萬 | 一七二萬 | ▲九、五二八萬 | 五五倍強 |
| 孟山都糖精（紙聽） | 二〇〇萬 | 四六〇萬 | 五八〇萬 | 六三五萬 | 一、一二〇萬 | 二、三〇〇萬 | 四、六〇〇萬 | 六、五〇〇萬 | 一七五萬 | ▲六、三二五萬 | 三六倍強 |
| 鸚鵡菜（條） | 八五萬 | 一一五萬 | 二四〇萬 | 三〇五萬 | 四二〇萬 | 九〇〇萬 | 一、七六〇萬 | 三、三六〇萬 | 五七萬 | ▲三、三〇三萬 | 五八倍弱 |
| 雙倍硫化元（十斤） | 四二〇萬 | 四八〇萬 | 五四〇萬 | 五六〇萬 | 九五〇萬 | 三、五〇〇萬 | 六、五〇〇萬 | 九、〇〇〇萬 | 四二〇萬 | ▲八、五八〇萬 | 二〇倍[illegible] |
| 對開報（令） | 一九〇萬 | 二七〇萬 | 五三〇萬 | 五五〇萬 | 七一〇萬 | 二、〇〇〇萬 | 四、四〇〇萬 | 七、二〇〇萬 | 一七五萬 | ▲七、〇二五萬 | 四〇倍強 |

註一：赤金美鈔[illegible]係規定收兌價格，故與實際市面差距甚遠。
註二：幣制改革後金鈔價格由政府決定調整，故與「八一九」限價並不相符，讀者核加二表倍計時，須予另行計算。
註三：雙倍硫化元，按即六九三[illegible]元之[illegible]
註四：限價開放初期，物資殘缺不堪，故[illegible]

表二：單位金圓元（自八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廿七日）

| 品名 | 限價開放第一週末（十一月六日） | 限價開放初期最高峯市價（十一月九日） | 存兌政策實施後第一週末（十一月十三日市價） | 十一月末週平穩時期（廿九日市價） | 十二月中旬第三週末市價又趨堅（十八日） | 截止十二月廿七日市價 | 「八一九」限價（註） | 漲跌 | 數字倍計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赤金（兩） | 二〇〇、〇〇 | 二〇〇、〇〇 | 一〇〇〇、〇〇 | 一〇〇〇、〇〇 | 一〇〇〇、〇〇 | 一〇〇〇、〇〇 | 二〇〇、〇〇 | ▲八〇〇、〇〇 | 四倍 |
| 美鈔（元） | 四、〇〇 | 四、〇〇 | 二〇、〇〇 | 二〇、〇〇 | 二〇、〇〇 | 二〇、〇〇 | 四、〇〇 | ▲一六、〇〇 | 四倍 |
| 廿支紗（包） | 一三〇、〇〇 | 二七〇、〇〇 | 一七〇、〇〇 | 一八一、〇〇 | 二〇五、〇〇 | 四〇二、〇〇 | [illegible] | ▲三八三、一〇 | 二〇倍三 |
| 姚花（斤） | 七、五〇 | 一一、九〇 | 八、七〇 | 八、六〇 | 八、二〇 | 一五、〇〇 | 一、〇六 | ▲一三、九四 | 一三倍一強 |
| 一九〇士林（疋）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七〇〇、〇〇 | 六八〇、〇〇 | 七七〇、〇〇 | 一一八〇、〇〇 | 五四、〇〇 | ▲一一二六、〇〇 | 二〇倍八 |
| 中裝大匹布 | 二八〇、〇〇 | 四〇〇、〇〇 | 二八〇、〇〇 | 三一〇、〇〇 | 三五〇、〇〇 | 六五〇、〇〇 | 二八、〇〇 | ▲六二二、〇〇 | 二二倍二強 |
| 大誠被面（條）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一〇四、〇〇 | 一二五、〇〇 | 二二五、〇〇 | 七、八三 | ▲二一七、一七 | 二七倍七強 |
| 中和細干（石） | 一二五、〇〇 | 二六〇、〇〇 | 二二〇、〇〇 | 一七八、〇〇 | 一九〇、〇〇 | 三四五、〇〇 | 二〇、〇〇 | ▲三二五、〇〇 | 一六倍二強 |
| 牧流粉門售（包） | [illegible] | 一六〇、〇〇 | 一一〇、〇〇 | 一一二、〇〇 | 一二二、〇〇 | 二五五、〇〇 | 九、一七 | ▲二四五、八三 | 二五倍強 |
| 三二支男襪（打） | [illegible] | 九二、〇〇 | 五一、〇〇 | 六五、〇〇 | 七九、〇〇 | 一三三、〇〇 | 四、五七 | ▲一二八、四三 | 二八倍一 |
| 雙錢男套鞋 | 一〇八、〇〇 | 二七〇、〇〇 | 二〇五、〇〇 | 二六八、〇〇 | 二七五、〇〇 | 六二〇、〇〇 | 一六、〇〇 | ▲六〇四、〇〇 | 三七倍八弱 |
| 三環牙膏 | 一四、〇〇 | 二八、〇〇 | 二七、〇〇 | 三三、〇〇 | 三六、〇〇 | 五二、〇〇 | 二、五〇 | ▲四九、五〇 | 一九倍八 |
| 雙羊毛線（磅）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二〇〇、〇〇 | 一六五、〇〇 | 一七〇、〇〇 | 三五〇、〇〇 | 一一、〇〇 | ▲三三九、〇〇 | 二九倍弱 |
| 祥茂皂（箱） | 無正市 | 三八〇、〇〇 | 三四〇、〇〇 | 二八三、〇〇 | 二六五、〇〇 | 四八〇、〇〇 | 二一、七〇 | ▲四五八、三〇 | 二一倍強 |
| 寶車火柴（箱） | 三〇、〇〇 | 二〇〇、〇〇 | 一九〇、〇〇 | 一七八、〇〇 | 二五二、〇〇 | 三〇〇、〇〇 | 一一、二三 | ▲二八八、七七 | 二五倍八弱 |
| 生油（担） | 四〇、〇〇 | 一、八三〇、〇〇 | 一八〇〇、〇〇 | 一一〇〇、〇〇 | 一〇五〇、〇〇 | 一六八〇、〇〇 | 六四、七〇 | ▲一六一五、三〇 | 二五倍弱 |
| 糖提淨（担）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三八〇、〇〇 | 三四六、〇〇 | 三六〇、〇〇 | 六九〇、〇〇 | 二三、三〇 | ▲六六六、七〇 | 二八倍六強 |
| 又二四號粗砂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四四〇、〇〇 | 三九五、〇〇 | 四七〇、〇〇 | 八七〇、〇〇 | 三二、三〇 | ▲八三七、七〇 | 二五倍九強 |
| 孟山都糖精（紙聽） | 三〇、〇〇 | 四〇〇、〇〇 | 三五〇、〇〇 | 二二〇、〇〇 | 二六〇、〇〇 | 三九五、〇〇 | 二一、七〇 | ▲三七三、三〇 | 一七倍弱 |
| 鸚鵡菜（條） | 五四、〇〇 | 一五〇、〇〇 | 九八、〇〇 | 一〇二、〇〇 | 一一五、〇〇 | 二四〇、〇〇 | 一一、二〇 | ▲二二八、八〇 | 二〇倍四強 |
| 雙倍硫化元（十斤）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三五〇、〇〇 | 三五〇、〇〇 | 六〇〇、〇〇 | 三〇、〇〇 | ▲五七〇、〇〇 | 一九倍 |
| 對開報（令）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無正市 | 二一〇、〇〇 | 二一五、〇〇 | 四二〇、〇〇 | 二四、〇〇 | ▲三九六、〇〇 | 一六倍五 |

本報商情編輯室輯

# 東南西北

## 陳繼承與張鎮

——兩個沒有到任的南京衛戍司令——

歐陽山

### 從北方到京畿的將軍

[illegible]東至上海，西至安慶，南至杭州，北到蚌埠的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### 未到手的印柄

[illegible]

### 殺出一位憲兵將軍

[illegible]

### 再打出一張新牌

[illegible]

# 生活在廣州

甘兆光

（廣州通訊）廣州，[illegible]

### 住

[illegible]

### 食

廣東是一個每年糧食生產不足的省份，[illegible]

### 衣

[illegible]

### 行

[illegible]